

俄罗斯的复兴？

作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 著

吴万伟 译

2007-6-19

精英网 [jyw.com.cn](http://www.jyw.com.cn)

<http://www.jyw.com.cn/Fuxing/Html/2007/06/46339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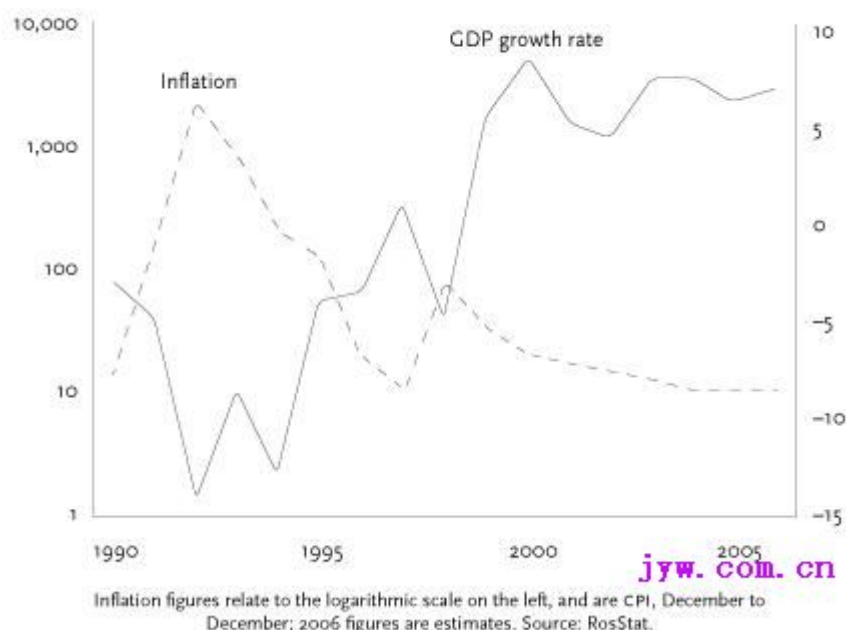
[乌有之乡转载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706/19875.html>]

到2008年春天，俄罗斯将迎来新的总统和议会。虽然普京的民意支持度非常高，如果明天举行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他会在第一轮中赢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但是宪法不允许他竞选第三任期。报纸上有很多关于他的继任者候选人的讨论，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捷夫（Dmitry Medvedev）被提到的次数最多，但是很少有疑问的是普京会提名自己的继任者。甚至有可能普京仍然担任执政党领袖或者政府首脑，或者既是政党领袖又是政府首脑。权利转移可能是平稳的，确保现行政权的持续。但是，对俄罗斯最近的社会和经济财富的考察显示普京的继任者可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一些必须对付的棘手难题。

在1989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产量下降了45%，在1999年开始复苏，当年GDP增长6%，2000年增长10%，2001-06年间增长都在4-7%之间。这个增长速度的动力来自卢布1998年的贬值，后来是因为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请参阅表1），但是普京至少没有破坏这种增长。通货膨胀从1998年84%下降，价格开始在1998年8月货币危机卢布贬值后下降到2004年-2006年的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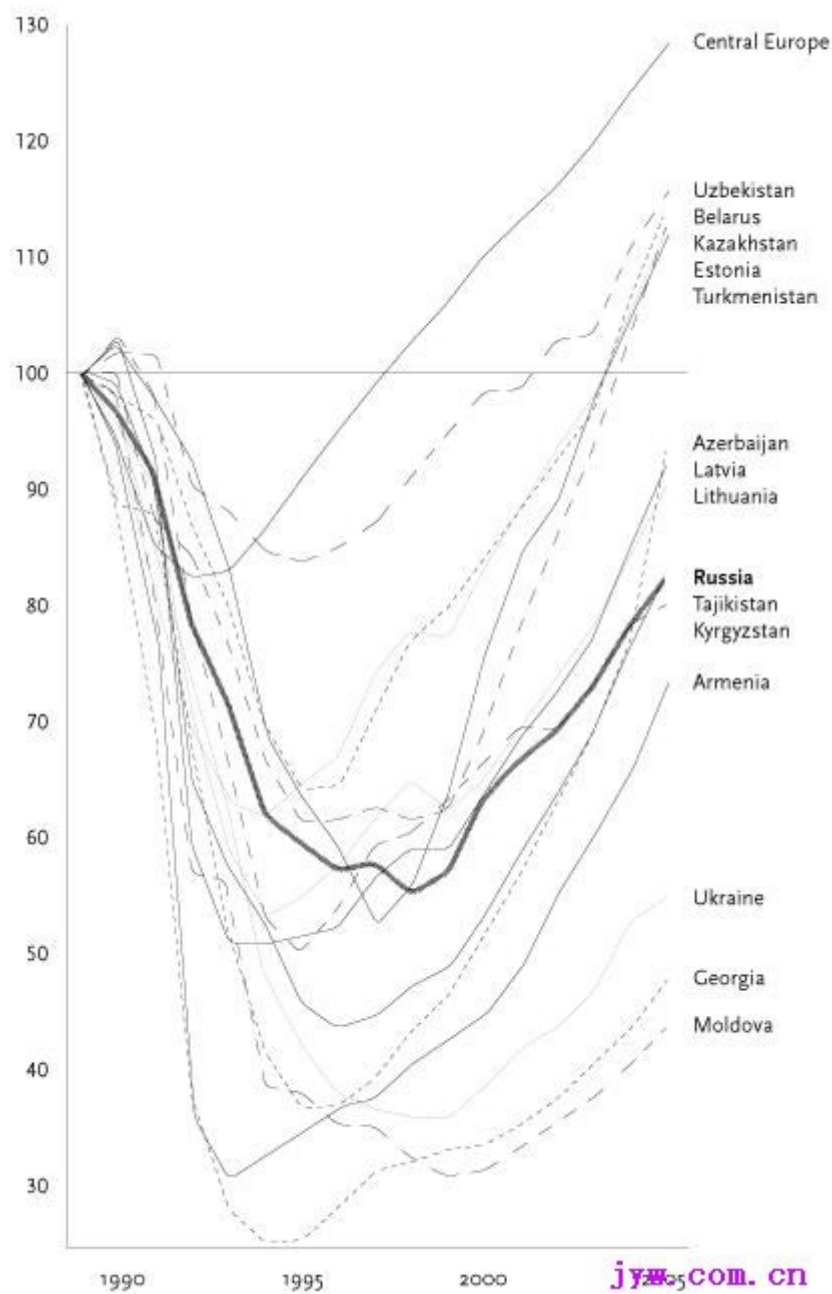
但是，从对比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表现并非那么让人印象深刻。前苏联许多共和国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拉托维亚，立陶宛，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按照有些计算，阿美尼亚到2006年都达到或者超过了衰退前（1989年）的生产水平，而俄罗斯的GDP仍然只有1989年水平的85%。（参阅表2）。

FIGURE 1: Russian GDP growth rate and inflation, 1990-2005 (percent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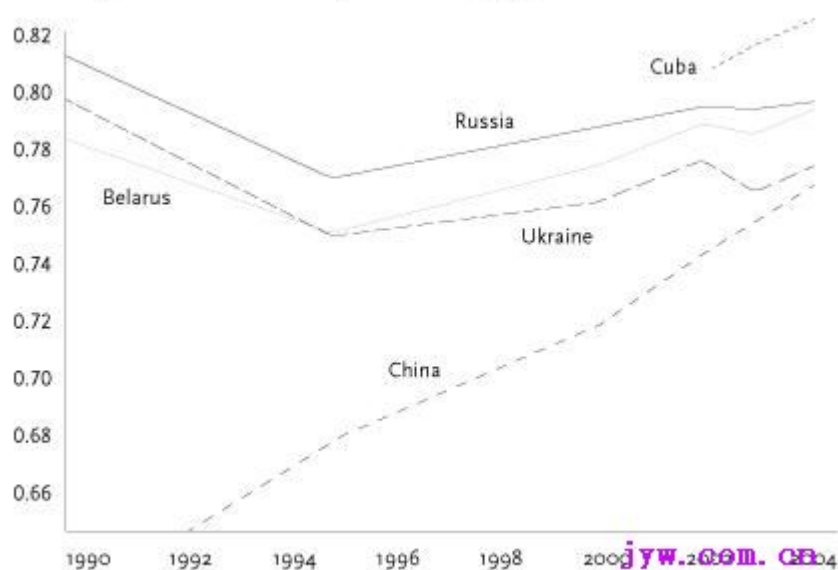
俄罗斯的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不仅是人均 GDP, 而且包括人均寿命和教育水平) 仍然低于原苏联和古巴, 古巴人均寿命 77 岁, 俄罗斯只有 65 岁, 中国的人均寿命 72 岁, 已经迅速接近俄罗斯的人类发展指数水平。(参阅表 3)

FIGURE 2: Change in GDP of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es



1989 = 100 per cent. Source: EBRD, *Transition Report*, various ye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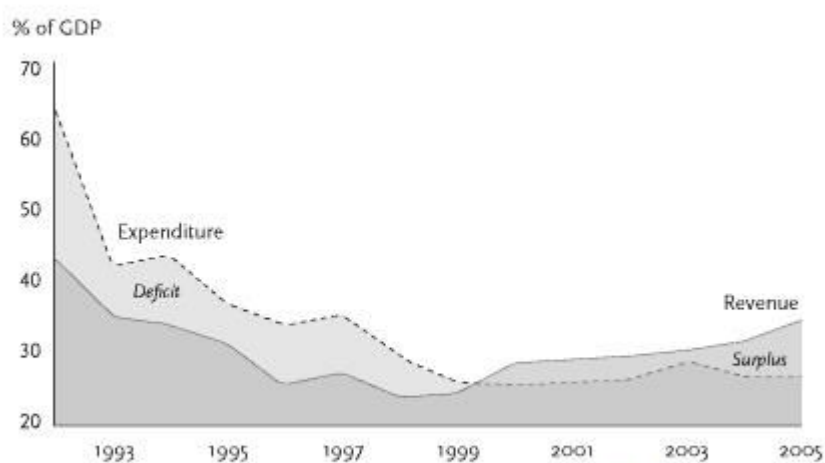
FIGURE 3: 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990–2002



Sourc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但是至少俄罗斯现在比动荡的 1990 年代稳定多了。政府的财政预算从原来的赤字变成盈余，国家收入和开支下降的趋势停止了。（参阅表 4）政府债务（不管是内债还是外债）减少。（参阅表 5）外汇储备到了 2006 年达到 2500 亿美元。（参阅表 6）2004 年政府创造了稳定基金来容纳燃料出口的意外之财，到了 2006 年夏天，该基金已经达到 800 亿美元。但是有些分析家指出考虑到燃料价格最近一些年的上涨，如果和 2000 年相比的话，人们可以预料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不是 2001 年到 2006 年实际上的缓慢下来。

FIGURE 4: Russian government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



Source: RosStat and Russian Ministry of Finance. [jyw.com.cn](http://www.jyw.com.cn)

FIGURE 5: Russia's external debt (in \$ bill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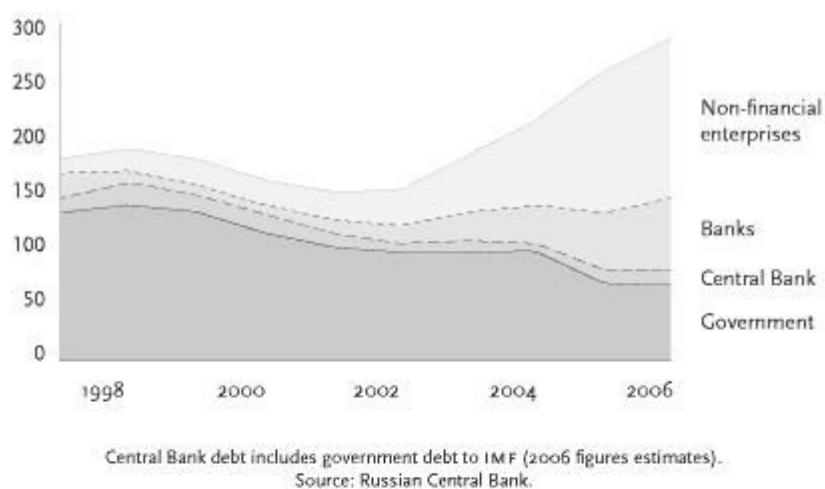


FIGURE 6: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gros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2001 年到 2006 年增长的减速的理由是真正汇率的估价过高。(参阅表 6) 俄罗斯再次出现典型的因富得祸病 (Dutch disease)。它首先在 1995 年到 1998 年上升, 导致 1998 年 8 月货币危机, 现在好像历史要重演。乐观主义者认为和 1998 年不一样, 俄罗斯现在有大量外汇储备 (超过 2500 亿美元) 但是悲观主义者指出如果石油价格下跌, 资本以每个星期 50 亿美元的速度撤离, 就像 1998 年 7 月时那样, 这些储备很快就会枯竭。未来贬值可以造成货币危机或者“软着陆”, 但是没有多少疑问的是它最终肯定会出现。

而且, 现在的增长不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最近一些年工资和收入一直系统地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参阅表 7), 所以 GDP 的消费比例是在损害投资的代价下增长的。结果, 俄罗斯个人和公共消费已经超过了停滞前的水平, 投资仍然低于前苏联最后一年的 40%。(参

阅表 8) 俄罗斯总体储蓄很大, 占 GDP 的 30% 以上, 但是它们通过私人资本的外流而传送走了, 和外汇储备的积累。因此总体投资只有 GDP 的不足 20%。

FIGURE 7: Annual growth rates of wages, incomes and productivity (per c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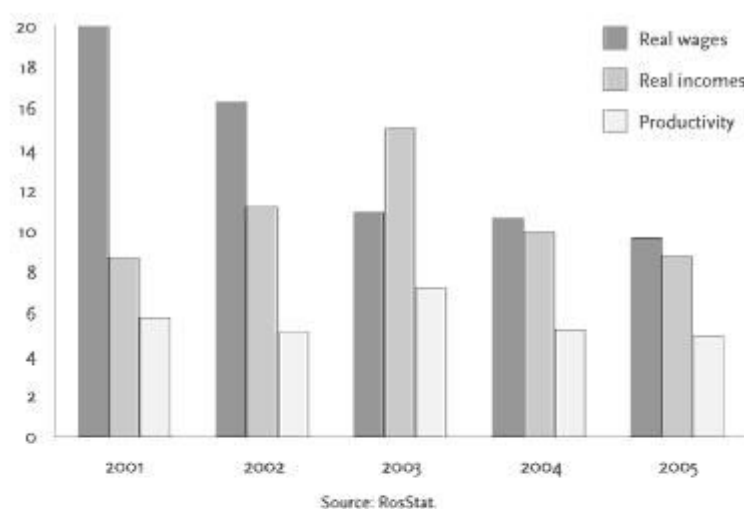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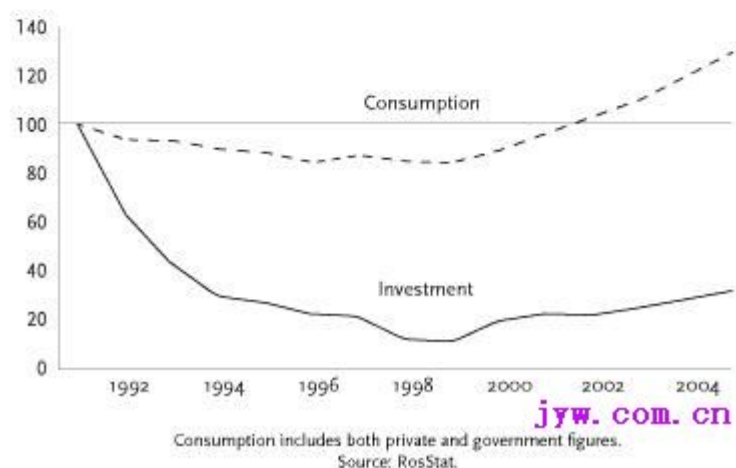


FIGURE 8: Growth of real investment and total consumption, 1991–2005



现在的增长还有重要的缺陷: 政府没有用 2000 年到 2006 年石油天然气出口的大量收入修补严重破坏的国家机构, 恢复关键的公共利益供应, 如法律和秩序, 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相反, 政府减税, 让自然资源的利润变成个人和企业收入的积累, 造成巨额预算盈余。国家开支在 GDP 中的比例几乎就没有增长, 仍然保持在 1999 年很低的水平上, 不到原苏联的一半。(参阅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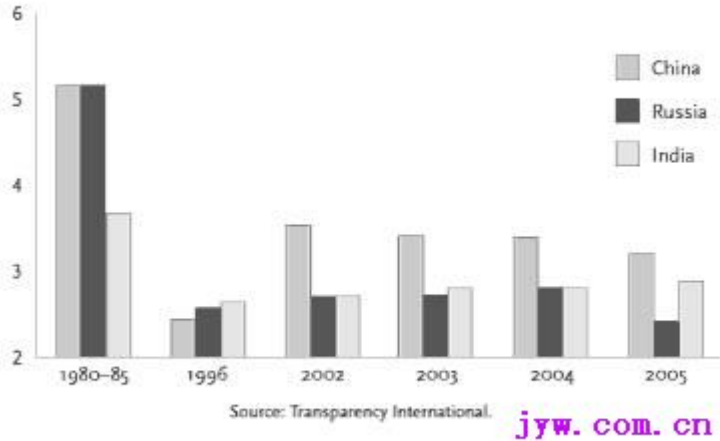
社会趋势未来几年经济不稳定的必然情况将会对未来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或许比国家机构能力的活力更小些。一个强大, 高效的国家是有能力推行其统治和管理规定的国家, 不管这些规定是什么。犯罪和凶杀案和影子经济的规模是国家机构力量大小的

天然标志。强大国家或许是民主的，但中国和中欧国家的凶杀率都是 10 万分之 2，比俄罗斯的 10 万分之 25-30 强多了。

国家的概念隐含着公共当局至少实行三个方面的垄断：控制暴力，征税和发行货币。所有这三个垄断在 1990 年代的俄国都受到破坏，以至于国家的生存本身就受到怀疑。政府管制的失效泛滥成灾，比市场失败更明显。在 1998 年货币危机前，工资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易货贸易超过整个交易量的一半以上，企业在积累拒付款（non-payments）贸易，税收和工资欠款，由于政府造成的合伙人和工人的欠额。在 1998 年 10 月经济增长恢复后，拒付款和易货贸易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当局重新采用严格的货币政策的话，就不能保证它们不会死灰复燃。

1992 年-1998 年戏剧性的衰落后，税收逐渐上升（参看上文表 4），但是主要是因为增长的恢复，而不是更好的税收政策。政府效率在最近一些年没有提高，腐败猖獗，政府效率和法治的不同手段虽然在本质上是主观性的，同时缺乏明显的进步。（参阅表 9-12）而且，低开支水平意味着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商品。

FIGURE 9: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ices, 1980-2005



但是最糟糕的是，俄国社会的犯罪现象的规模和范围仍然巨大。犯罪率在 1960 年代中期开始缓慢增加，但是在苏联垮台后有了空前的飙升，几年后犯罪和凶杀案翻了一番，赶上和超过了世界最高水平。（表 13）[1]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凶杀案发生率达到 10 万分之 30 以上，而西欧东欧，加拿大，中国，日本，毛里求斯，以色列等地只有 10 万分之一或者二。只有两个国家（不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遭受战争危害的国家，那里根本没有可*的统计数据）比俄国的凶杀率高，南非和哥伦比亚，而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个数据也比俄国低一半。即使发达国家中凶案率最高的美国——10 万分之 6-7 这个数字和俄国相比就逊色多了。

当凶案率达到 10 万分之 40-50 时，正如 1990 年代的哥伦比亚，国家就面临政府权威彻底崩溃的情况，陷入失控和军阀割据的状态。1990 年代犯罪率空前的增长，让人震惊的针对知名政治人物，商人和记者的谋杀案，凶手却逍遥法外让俄国的司法体系在道德上彻底破产，让国家在惩治暴力方面的垄断权威处于丧失的边缘。

俄国的非正常死亡率（事故，凶杀，自杀）到 21 世纪初期已经迅速上升到 10 万分之 245。这个数字比 2002 年人们算出来的 187 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都高。（看表 1）这个数字等于每年每 1000 个人中有 2.45 人非正常死亡，或者在过去 65 年中每 1000 个人中有 159 个人

非正常死亡，这正是俄国当今的平均寿命。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比率不变，在 2002 年出生的俄国人中每 6 个人就有一个是非正常死亡。当然，在 1980 年代凶杀，自杀，意外伤亡等在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拉托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非常高，比原苏联其他地方或者东欧其他国家高出很多。但是，它们和其他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情况相似。在 1990 年代，这些数字迅速上升，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地方。

最近一些年最重要的成就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的社会趋势的改善。凶杀案在 2002 年达到高峰后在 2003 年到 2006 年开始回落。自杀率在 2001 年到 2006 年下降（参阅上文表 13）死亡率在 1999 年达到 50 年来的低点后在 2004 年停止增长，（表 14）；出生率开始增长，结婚率上升，离婚率下降。另一方面，在 2002 年到 2006 年犯罪率中接近 60% 的增长很可能是犯罪率统计改进的标志。确实，改进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出现在过去两三年，但是至少出现了从前根本没有的一线希望。

国家的再造？

1999 年议会选举中团结党（Yedinstvo），政权党的胜利可以说是穷人（受补贴的地区）对富人（捐款的地区）的胜利，这些势力加入了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联盟（Primakov-Luzhkov bloc）团结及祖国联盟（Otechestvo-Vsya Rossiya）的力量。普京试图通过改变财政联邦主义原则而限制权力过分强大的地区，在 7 个集合区任命了总统特使，改造了俄罗斯议会的上院联邦委员会，它代表所有 89 个区的利益。在 1999 年，普京开始第二次车臣战争，拒绝和分离主义者谈判，这些人现在已经基本被打败了。他发动了针对金融寡头的惩处，仍然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进行。许多富豪被控逃税和金融阴谋，有些移民国外，有些被逮捕。唯一的非政府电台 ntv 被关闭（碰巧也是因为完全合法的原因：大富豪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Gusinsky）拒绝支付国家所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债务，似乎认为言论自由还不值那点钱）石油首富米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最后因为诈骗被关进监狱，他的尤科斯公司（Yukos）由政府宣布破产，资产被没收。另外一家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Sibneft）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提高了国家在石油行业的份额从 2004 年不足 15% 提高到一年后的 30% 以上。

但是社会指标的改善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如果社会不平等和犯罪率增加的话，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低并不能阻碍国家的分裂。如果不通过更加严厉的手段建立法律和秩序，限制影子经济的规模，建立垂直权力和强化中央权力并不能防止国家的崩溃。实际上，普京恰恰是因为把更多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却没有赢得秩序的改善而受到批评。不过现在好像表现出真正的，而不是短暂的稳定性的迹象。

普京之所以受到拥护首先可以被解释为有能力阻碍国家因为 1990 年代的改革造成的崩溃。所有别的问题和社会和国家崩溃比起来都是小问题了。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愿意原谅普京在对付寡头集团，甚至地位更低的企业家时的高压手段，车臣的“清洗”，在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限制等，所有这些是为了巩固法律和秩序的利益和控制 1990 年代没有边界的无政府状态。

在 2004 年 2 月选举前夕进行的调查问俄罗斯人他们期待新总统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58% 的人想让他恢复俄罗斯作为受人尊重的大国的地位，48% 的人希望他确保为了普通人利益的收入公正分配，45% 的人希望他巩固法律和秩序，43% 的人希望他终止车臣战争，41% 的人希望他返还普通人在改革中丧失的利益，39% 的人希望他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让俄罗斯继续进行改革”和“继续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的政策优先目标只获得分别 11% 和 7% 的比例。在 2000 年元月普京第一次获得选举胜利前 34% 的人对“你是否担心普京建立‘权力机构’支持下的铁腕独裁政权？”做肯定回答，但是在 2004 年元月，只有 26% 的人做肯定回答。57% 和 67% 的人分别表示不在乎。

前景展望俄国要往哪里去？未来隐藏着很多危险。现在的卢布兑换率（国内对国际价格

的比率)太高。在过去5年里一直增长,在2006年超过1998年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世界能源价格的下跌将很容易导致新的货币危机,破坏经济复苏,即使有庞大的货币储存。国内燃料和能源价格仍然比世界水平低很多倍,刺激能源消费浪费,俄罗斯是世界上GDP能源消费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和燃料和能源价格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水平的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许多不同,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仍然远未完成。俄罗斯近些年本来应该做的是逐渐让卢布贬值,与此同时,增加国内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补偿生产者因为能源成本增加造成的损失,从卢布贬值中获得的竞争力增强。但是,这样的政策甚至连现在都没有酝酿考虑。

第二个危险是税收的快速下降,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了(所得税,营业税和统一社会税)。这些措施的批评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莫斯科办事处正确指出现在的预算节余主要建立在能源的高价格上面,因此,一旦这些价格下跌,政府将再次陷入无钱的境地。而且,现在不是减税的适当时机,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府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国防,法律和秩序等比私营经济更糟糕。

其他危险包括:腐败,国家机关的低效率,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但是总体上说俄罗斯现在比7年前普京上台时好多了。俄罗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巩固法律和秩序,恢复国家的机构功能。民主也需要,但是只有在法治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实行。当然,存在领导人使用政治集权化把每个人按照“垂直权力”排队,消灭反对派,以便在牺牲公民的代价下生活舒适,或者开始偶尔的胡作非为的危险,这些情况以前在俄罗斯都出现过。但是人们必须两害取其轻。巩固法律和秩序只有在中央集权的情况下才可能。没有了中央集权,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混乱和无法无天将成为常态。这好像是俄罗斯今天面临的选择。

原文注释:

[1]犯罪率统计往往被认为不同国家是无法比较的,因为记录犯罪的比例变化非常大。但是凶杀案在犯罪和死亡统计方面都是非常准确统计的。前者比后者更严格,因为它们只统计非法的死亡,而人口统计数据包括了所有的死亡情况,包括“合法的死亡比如死刑,和战争如反恐和其他行动中的“附带伤害”。这两个比率在1990年初的俄国非常高,后来也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两个指数的差距在第一次(1994-96)和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2002)期间都扩大了,参见表13。

译自:“RUSSIA REDUX?” VLADIMIR POPOV